

父亲要我读古书

我从小就怕读古文,因为太难理解了。父亲告诉我,你要知道现代文是以古文为基础的,如果你把古文读好了,现代文就如同淡茶白水,非常容易,也好比你尝过了酒的滋味,那水的味道就是非常淡的。

古人古事听多了,我就不知不觉地喜欢起古典文学并自觉地读起来了。父亲见我自觉地读开了头,就给我买来《古典作品选读》一类的书,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在目录上父亲已经打上各种记号,告诉我打叉的是绝对不要读的,读了反而会给学习带来麻烦;打钩的可以看看,但不看也不要紧;打圈的就要熟读;打星的则要能背诵,才算真正吃进去。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保存了许多年。等我书渐渐读多了以后,才明白父亲的指点多么正确,他使我掌握了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在读书上,父亲告诉我们要先读难的书,不要去看那些“报屁股”啊、笑话啊,那些东西即使看到死,学问也长不了的。虽然不必从四书五经读起,起码你要以中国文学的标准来安排你学习的内容,从难处下手,克服了难题,下一步就会顺当得多。画画也是如此,一定要先用笔自在了以后才会有进步。记得父亲曾经拍着一封从北京寄来的只有八行字的信札对我说:“浅文要从深来。”信和文章写得简练、明了不是易事,要有深厚的学养功夫撑住,写出的文章看上去浅,明白易懂,读起来却味道醇厚,回味无穷。如同绘画用墨,画淡墨之画,一定不能偷懒磨淡墨,所谓“淡墨要从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浓来”之意……

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就容易,并不是方便之门。父亲讲,做人也好,做事也好,有时候图方便,撒个谎就过去了,但品性就差了。所以,做任何一样事情,一定不能仅从方便着眼。父亲不赞成我们年纪小的时候什么都看,比如说“四王”的画就不能看,“四王”的笔墨很好,可是对于想要学画的人来说,先要追求境界,才能去讲技术,光有技术,马上就会把你

压到技术的层面上去了。另外,你越讨厌的东西就越要少看,多看一眼多记得一点,你自己的好东西就会被多带走一点。我觉得父亲的这个说法对我帮助很大。

有时我会坐到父亲身边,看他在台灯下刻图章。他对我说:图章是唯一不能临摹的东西,字可摹,画可临,只有图章是不能临不能摹的。他还告诉我,有四样东西女子是不宜学不宜做的,第一样是围棋,第二样是图章,第三样是山水画,第四样是京胡。他说,图章是天地小乾坤,你不要看这么一点点,就这么几个字,乾坤变化都在里头,这就要看你是不是能把它控制住了;围棋呀,虽然只在一张棋盘上厮杀,却涵括天文地理,这种胜负厮杀的境界一般人是很难达到的,这要有大的心胸,有能包容天地厮杀的心胸才行;还有一个是山水画,山水画是纸小天地大,虽然是这么一张小纸,里面却有无限的境界;还有一样就是京胡,京胡只有两根弦,调门很高,在很高的韵调里还要有变化,好比走在一条险路上。

父亲解释说,为什么女人不能做这些事?是因为从前的女子都被关在家里头,没有与天地自然相触的机会,胸襟没有养成,没有胸襟,就不能做这些事;不是讲女子不能做,而是讲没有胸襟不能做,所以,你就要把自己的胸襟养出来,才能什么事情都能做,我希望你能做。

这些话说得我当时心里甜蜜蜜的。后来我发现,父亲经常给我这种启发都是为了让我少走弯路。不是女子不能做,而是要我们自强不息。

“我的元首”

我在总理府的人事交往中,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总体上说,这里的关系比较融洽,很亲切。一旦跨过威廉大街的大门,地位、官衔和职务差别似乎变得模糊起来。总之,我感到至少当初是这样。

我们唯一的领袖是希特勒,其他所有人都在其权威之下工作。蒙克、根舍、布鲁克纳这些人全都听命于他,而我们又是和他们在一起。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感到自己从属于他。

我们和他说话时,总是以“我的元首”开始。一旦他结束与我们的谈话,我们一般都回答:“是的,当然!”“我的元首”。只有最老、最早的同志用“领袖”,有时在小范围内用“希特勒先生”。相反,当我们在总理府遇到希特勒时,任何人都不会行纳粹礼。只有在外面,例如当他准备下车时,我们才会在他车前伸出手臂。

我从未直接去找过他,向他谈及有关自己的问题。我尽量做好本职工作。是的,我自己能够在那里工作并拥有这个职位感到高兴。我从未见过希特勒笑。在听完某个通报或大事汇报后,他会表现出满意的神情。据我所知,他从未公开流露出兴奋的兴奋或真正开心地愉悦过。

他有时会恭维人。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仪式后,他对身边的卫兵们说,身后这个小分队“干得不错”,他“对他们感到很满意”。有一天,老阿迪·第尔对我说,希特勒知道所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名字,因此也知道我的名字。这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得有理,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关键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在一次外出期间,希特勒叫着我的名字斥责过我一次,让我惊魂不定。

接待工作中也有很多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观察客人多少有点特殊的举止,至于生活在总理府的人们,我们也学会了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分拣邮件时,我很快注意到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这个邮包来自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村庄,收件人是希特勒本人。每周同一天,总是同一名邮

为了掩盖秘密

10月1日下午,萍姐来电话,家里办了一桌酒,怡的舅舅、舅妈以及姨夫、姨妈来恭贺我们,请我和怡务必早一点儿到小木屋相聚。我爽快地答应了,便催促怡先回家,自己把公司的业务简单处理好后,便迅速赶到。下午的事特别多,而且非要我处理不可,一直忙到六点钟才脱身而出。

赶到小木屋时,屋内热气腾腾,一家子早已恭候在此,我连忙向各位赔不是。看得出来,萍姐的心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前几天开朗多了。

喝完酒后,亲戚陆续告退,怡帮着萍姐收拾碗筷,一切停当后,我们三人坐在桌前,慢饮着清茶,一边商讨着举办婚礼的琐事,萍姐在我面前完全像个丈母娘。

今天,我左一个“妈”右一个“妈”地叫着,觉得并不别扭,也许在众人面前开了第一口,第二次说起来就顺了,其实不顺又怎样呢?我逐渐调整了心态,渐渐地把自己的角色由情人转化为女婿了。我低着头,端起茶杯正准备喝时,突然窗门“咣”一响,把我吓了一跳,抬头看时,只见窗门来回摆动,外面是呼呼的一片风声。

萍姐走到楼梯口,便惊叫起来:“谁?谁在下面?”“是我。”一个男子的声音,听那稚嫩的音质,便知是一个年轻人:“我找林怡。”对方的口气并不和善,好像是欠钱了债,他是上门来要债的。

“你找她有什么事?”萍姐的声音明显有不欢迎的色彩。“你找她什么事情。”我

都市小说

刘志庆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Z市某电子公司经理方小华结识了利用暑假来公司打工的女大学生林怡,两人坠入爱河,后造访其家,方知林怡是他曾经暗恋过的女知青林彩萍的女儿。方小华瞒着这对母女,周旋于她们之间,他从母女两人身上寻求不同的情爱刺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不客气地问道。

那小子破口大骂起来,“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一个经理吗?仗着有几个臭钱,竟然霸占人家小姑娘,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我家的事倒要你来管,谁霸占了谁?他们自由恋爱,关你什么事?”萍姐火了,我第一次听到她骂起人来。

“自由恋爱?哼,算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怡什么都和我说,还不是靠了几个钱,哄骗人家吗?他是不是想要怡,没门,他得先问问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推开萍姐,想往下冲,萍姐死死抱住我,“小华,你别动,别和这个畜牲一般见识。”我见萍姐拼尽全力地抱住我,而且几乎带着哭腔对我说话,我只好收住了身子。

“你来干什么?”怡出现在楼梯口,她挂着泪水,脸仍是那样的鲜红,但身子不停地哆嗦,话语也不甚连贯,“李小民,你别乱来,以前我一时糊涂,上了你的当,我早就说过我和你已一刀两断,你以后休来找我。”说完呜咽起来。

“林怡,你别上他的当。”这小子肆无忌惮地用手指着我,“你跟我走,我们一道到澳大利亚。”

“李小民,你还不滚!”怡一边哭,一边叫,一边跺着脚。“怡,你糊涂了,上当了,你受骗了。”这小子指着我说,走近了楼梯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自从你不理我以后,我老在你家门口等候,想等你出来,没等到你,却等到了他,他老到你家来,你妈经常接待他……”萍姐一听,全身颤抖,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起来。

这小子走到楼梯口,竟然跨步而上,“我翻过围墙,爬到楼梯口,原来你妈和他……”这小子没说下去。

“畜牲,你给我滚。”萍姐用尽全力朝下冲去,与跨上楼梯、走到中段的李小民扭打起来,我刚想下去帮忙,突见萍姐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力量,只见她两脚在楼梯板上蹬,腿一弯猛地绷直,她的身体与李小民从楼梯上反弹了出去,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然后重重地摔在地面上,只听见前后两声惨叫,两人身体抖动着,渐渐没有了声息。

死亡和伤情报告单

二十日十一时五十六分。村长急慌慌地走了出去,好半天了也不见露面,又过了好一阵子,才满头大汗腾腾地跑进窑来。“哎呀,我转了好半天,人都到地干活还没回来,你们看咋办呀。是不是休息一阵子咱们就吃饭?”村长一喘一喘地瞅瞅这个瞅瞅那个最后瞅在乡长脸上。乡长看看表:“饭安排啦?”

“安排啦安排啦。”村长赶忙点头说,“四兄弟家呀,那儿方便,做饭的人手现成,都说好啦,正做着哩,一会儿工夫就好……”

“又是四兄弟家!谁让你们这么安排的!”张书记突然间愤怒地打断了村长的话,脸色铁青,语气凌厉:“干啥也是四兄弟家!四兄弟家是村委会还是党支部!我刚才就讲了好多遍了,这个案子是关于四兄弟的案子。四兄弟是受害者,是当事人,可你们住在那儿,吃在那儿,还要在那儿听证,这还有个体统吗!你说说,这折腾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折腾出个啥来!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是不是让我们到地里给你叫人去!”

“已经打发人叫去了呀!”村长好不容易才等上说话的机会。“我是说这个空儿先吃口饭,我晓得你们吃饭早,都十二点了呀。”村长显出很受委屈的样子。“我是怕你们饿呀!”

“饿一阵子也没啥。咱们得抓紧时间,地里的人回不来,你们村干部,还有派出所的同志也可先谈谈么。”书记确实显得很着急。村长突然就愣了起来,结结巴巴地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位有残疾的退役军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说起来:“说,说实在的,我才是啥也不晓得哩。我就……根本不在场。连晚上的枪声,都,都没咋的听见。出了事啦,他们来找我,我都不咋的相信。到了院子里,吓得我浑身都抖。我想这案子,头一个该检讨的就是我。”村长显得格格外难受,脸色也格外悲伤,“这件事咋说哩。其实呀,四兄弟,四兄弟起初跟狗子关系还不错的。那狗子刚来时,四兄弟对他真不赖。后来就差些了。在喝水上好像就……就闹了些小矛盾。

差来到总理府。我第一次干这活时,一位同志只是简单地告知我,马上把它送到厨房。我很吃惊,不过没敢问,也不能问。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个月之后,我终于从聊天中得知,那个包裹里装着一个面包圈,是由一位生活在乡间的妇女亲手做的。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希特勒遇到了她。他品尝了她的手艺后,显然爱上了这种面包圈。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此,面包圈按时寄来,直至第三帝国灭亡。

194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负责将夜间收到的一沓电文直接送到希特勒房间。我们受命将这些邮件放在希特勒办公的房间内一个专供此用的小桌子上,也常常把它们放在爱娃·布劳恩的房间里。这样可以让他更快地阅读到邮件,因为,他的卧室与爱娃的房间相连。由于当时还很早,我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

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爱娃·布劳恩仍在床上,实际上裸着身体,肩上只披了件短睡衣。我心里想,糟糕,他们一定会将我扫地出门的。没有一位同志事先给我打过招呼,也没有人告诉我,她在柏林而不是在伯格霍夫的山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屏住呼吸,心中充满恐惧。这时,爱娃·布劳恩从床上坐了起来,朝我打了个手势,让我明白没什么,不必担心。我转过身去,头撞了一下门后,飞快地离开了房间。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爱娃·布劳恩从未跟我提起此事。没有人提过,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模糊的指责。我认为,没人知道这件事。